

# 一个老报人的青葱岁月

李胜金

我到学校不久就是农忙放假，老师们家都在农村，回去忙自留地的秋收。我正准备回家，公社书记来到学校找我，交代了一个份外的工作。他说：“咱们公社王山大队情况复杂，内斗严重，生产上不去。听司法干部徐仁龙说，你在八一水库当民工时文章写得不错，希望你利用这一周时间到王山去调查一下，把情况搞清楚，然后给公社写个详细的报告，看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。”领导交代的任务，我自然不能推卸。第二天我就到那个大队去，分别和主要干部进行交谈，然后又找了一些社员了解情况。农村大多数都是家族聚居，王山大队也不例外。虽然是同姓，但家族内的人互相不服气，推诿扯皮，勾心斗角，告黑状，打小报告。某些干部私分粮食，贪污受贿，社员意见很大。情况摸清后，我连夜整理出来，按照存在问题、解决办法几个方面写了份详细的汇报材料。交给书记后，几个领导传看都很满意。徐仁龙趁势说，区上要成立政法组，正缺人，这小子人精干、文化高，工作负责，尤其是材料写得好，咱们就推荐他去。其他领导也都同意了这个意见。过了几天，政法组的负责人王崇理托人捎话，让我抽空去见他。

这时，学校已经放了寒假，我的代理教师任务也结束了。第二天，我就到了区上。王主任个头不高，敦敦实实，显得很精干。见到我就开门见山说：

“你们公社徐仁龙推荐你来政法组工作，你过去的表现我们了解了，家庭成分又好，完全符合条件。你先填个表，区委要研究，同意了再上报县政法组。”我很快将表格填好，交给他。过了几天他找人传话给我，说区委已经研究同意，报到县上了，估计问题不大。

工作有了眉目后，有一天下午我进城会同学，在大北街遇到同班的谢志立、陈开斌、杨汉义，就一起边逛边聊。那时候，大北街路口有个安康城最大的两层楼东方红商店，但大部分商品要凭票才能购买。我们几个穷学生口袋都干巴巴的，也买不起啥，只是在里面看热闹。正边走边看，突然听到一个人大声叫我。我转身一看，原来是县政工组宣传组组长谢林，我们在八一水库有过联系，合作写过通讯稿，他对我帮助很大。他说：“啊呀，你太难找，只知道你是关庙区的，忘了在哪个公社。我几次打电话到区上去找你，办公室说不知道你这个人，真是寻人不及我撞人。你明天上午来解放路体育场，我有重要事情和你商量。”说罢，他就和我们分手走了。我们几个人到谢志立家里打扑克，玩到半夜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如约来到解放路体育场，找到谢组长的家。他爱人金英是县文化馆干部，这里是文化馆办公室兼宿舍。谢林高高的个子，脸庞白里透红，是原安康县流水区人，是文革前陕师大

毕业的高材生，开始在中学教书，因为文章写得好，被调到县委宣传组，在男人里也算才貌俱佳的人才。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后说：“省委宣传部不久前通知，每个地区选派一名农民或工人记者，去陕西日报社编辑部当编辑记者，当时把这叫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‘掺沙子’。几天前我们已经商量了，决定派你去，已经报到省委宣传部了，明年正月初四就去上班。这几天四处找你找不到，正在着急呢！这下就落实了。”

我听了他的话，心中大喜，不由连声道谢。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在农村娃，一下子能到省上去工作，这正是天掉馅饼，做梦娶媳妇一样的好运气呀！接着，他取出一张介绍信，让我赶紧回家去，年前办好一切手续，准时前去西安报到上班。

出了门，我先到谢志立家里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，然后又找到其他两位同学商量。几个人一聊，才发觉这事听起来好，真正实施还有很多困难。一是那时到西安还没有火车，得坐汽车经过宁陕，冬春要走两天才能到，还要9元多钱车费，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；其二我是家中老大，下面还有三个弟弟，两个妹妹，父母身体都不太好，我走了家里有事怎么忙得过来？这样一分析，心里一下冷了。于是，他们几个建议我去找报社的党永庵，还有已经从八一水库指挥部调到县文教局的袁善荫两

个熟人商量。因为这两人都是大知识分子，遇事有主见。我觉得有道理，就和他们分手，先去找袁善荫先生。袁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，想了一下说：“那你赶快先去问问关庙区，看政法组的工作定下没，如果决定了你就留在区上，也好就近照顾家里；如果一时批不下来，那就尽快办好手续，去陕西日报社上班。”

告别袁先生，我又去报社找到党老师，给他说了情况。党先生考虑了一下说：“我你看你去陕西日报有很多实际困难不好解决。路太远，待遇低，回一次家往返要将近一个月工资，暂时还是农民身份，以后发展前景难以预测。再说已经二十多岁了，大城市的人都欺生，你人生地不熟的，恐怕找媳妇都困难。现在安康日报社也开始仿效省报，选择有文化有一定写作水平的工人农民进来‘掺沙子’，而且报社确实缺真正能写文章的人。你已经发表过文章，大家都有一定的印象，我明天给几位领导说说，让你留在安康工作，应该没啥问题。人只要有真本事，就不怕没地方发挥才干。”我觉得党老师的考虑更切合我的实际，就决定按照他的路子走。



# 多姿多彩水利人

李永明

6月28日，一场水利文艺汇演在安康影剧院拉开帷幕，汇演持续两个小时，400个座位全部坐满，没有一个提前退场的，影剧院里传来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，整个演出扣人心弦，十分成功。

水利人给外人的总体印象是写田园诗、画山水画，常年在户外肩抗测量仪器，跋山涉水，构筑江河安澜，描绘生态画卷等，但水利人能文能武，多才多艺，同样会绽放多姿多彩、生活唯美的画面。

为了庆祝党的百年华诞，汉滨区水利局此次自编自导演出内容，突出红色经典，展现水利行业特色，新时期水利人的风采。没有经验、没有演唱题材，演

员全部来自水利行业，而且演出地点选择安康影剧院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要完成演出任务，难度很大，面临的挑战很多，全体演职人员没有气馁，没有叫苦叫累，更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，每天斗高温战酷暑，利用节假日进行认真排练。局领导亲自部署安排，现场排忧解难，给演出人员提神鼓劲。水利局党委下属各支部集思广益，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，在选题上不断拓宽思维，挖掘水利文化，寻根问底水利史话。这支队伍里的“土秀才们”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拿出了演出脚本，反复打磨修改，又征求各方意见直到满意。

此次汇演以“红心向党照初心 牢记使命创未来”为主题主线，分“红心向

党”“责任担当”“祝福祖国”三个篇章，通过舞蹈、短剧、合唱、情景表演、诗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，讴歌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，展现了汉滨区水利局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表达了广大水利人爱党爱国的赤诚之心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。

黄石滩水库管理局高级工程师韩晶晶是局党总支的一名老党员，从事水利工作21年，对水利工作情有独钟。对八一水库的变化，他内心感触很深。八一水库艰苦奋斗、吃苦耐劳、与天斗与地斗、无私奉献的八一精神已融入他的身心中，他通过挖掘整理，加班加点精心构思了《泽润沃土 福满安康》的情景短剧，创意十足，跨越时空的建库对

比，灵活运用农耕时代的劳动工具，让人一下子回到昔日修建八一水库的艰难岁月，展现了水利人忠诚、干净、担当、科学、求真、务实的精神面貌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月河灌区管理处党支部在当前灌区任务繁重、天气炎热的情况下，精心编排了扇子舞《东方红》，扇子拼成的党徽、建党100周年、东方红等造型新颖别致，情景交融，赢得阵阵掌声。

水旱灾害防治监测站支部情景短剧《丰碑》，红色主题突出，服装道具逼真，小剧情大情怀，真实展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难忘岁月。在非正常时期，红军干部宁愿自己被冻死，也要把仅剩的棉袄让给战士穿戴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现场观众。



# 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我家就在岸边住

林江/摄



江边夏日

黄平安/摄



悠闲静谧上坝河

谭相华/摄

清晨，当太阳从县城东面山尖慢慢升起时，一抹晨曦将整个小城照耀得如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，美不胜收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我出生在小城岚皋，它位于陕西南部，大巴山北麓，一条岚河穿城而过，将小城划分为两个片区。县城面积很小，无论从东到西，还是从南到北，都不超过十公里。自我记事起，县城一直没有通公交车，直到去年才开通县城周边几个较近乡镇的公交车。所以人们购物、买菜、上下班，常常是走路去、走路回。生活在这个小城，完全用不着在天不亮时就起床，急匆匆地去上班；也不用在寒风萧萧、雪花飞舞的冬日，缩着脖子等公交；更不用在烈日当头、酷暑难耐的夏日，挨肩贴背的去挤地铁。每天早晨，你完全可以“任性”睡到七点，慢慢悠悠地洗脸刷牙、梳头化妆，然后迈着“老少爷”溜达着去上班。这些悠闲和便利也常常令生活在小城的人们心中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我喜欢小城的生活，它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和快节奏。在小城生活的人们总是简单、质朴的。小城只有三条街，一条叫河街，一条叫新街，还有一条叫老街，而河街常常是小城人们购物的首选。过去小城市人们购物、买东西，不用开着车，也不用操心被堵在路上，更不用考虑在什么地方停车和有没有车位等问题。一出门，就能看到路边五花八门的小摊、小贩。有卖黄瓜、茄子、葱蒜的，也有卖擀面皮、肉夹馍和茶叶蛋的。你只需花十分钟的时间，就能采购到你日常所需的各种生活物资。而且小摊、小贩往往是成年累月待在一个地方，时间长了大家都成了熟人，双方的买卖不像是买卖，倒像是一种亲朋好友间的会晤。买主和卖主之间除了讨价还价，还要亲密地聊几句。比如“你娃多大了，上几年级了？”“最近可好？欢迎下次再来啊！”小城的城管似乎也十分温柔，他们在执法过程中与小贩之间很少有剑拔弩张的情况出现。在我眼里他们与小贩之间更多地像是亲戚、朋友。他们每隔一两天总是会来看看小贩们，走的时候还常常叮嘱几句：“注意下卫生，把行人的通道让出来。”临走时，甚至还要招招手：“走了啊，走了啊。”始终充满一种浓浓的“人情味”和“亲和力”。

小城原来有一家电影院，电影院旁边有一个灯光篮球场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是全县唯一的娱乐场所。当时在没有普及电视、手机、网吧的年代，看电影是我儿时最大的奢望和梦想。在我的记忆当中，当时电影院十分破旧，里面放着几排长木凳，里面黑漆漆的，但却蕴藏了我许多童年的往事和美好的记忆，当然也深藏了小城许许多多青年男女初恋中的“小秘密”。但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电影院旁边灯光球场边卖爆米花、老冰棍儿和摆小书摊的老人们，因为当时没钱购买，常常是以企盼的心理和无助的眼神看着他们发呆。每每回忆起来，觉得当时是那么无知和天真，然后却快乐幸福着！也正是这些记忆，让那些离开小城的游子们，因此想念小城、怀念小城。

小城虽小，但却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。1992年我响应党的召唤，怀着报效祖国的赤胆忠心，踏着北去的列车参军入伍到了部队，最后从一名小战士成长为一名军官，如今又脱下军装成为一名税务干部。一晃20多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回到岚皋总有许多让人抹不去的记忆。虽说现在的小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城市公共设施、人们居住环境越来越好，政府也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最佳集“旅游、生态、休闲”于一体的最美小城。但我更多的是喜欢童年时代的岚皋，那时小城没有高楼大厦，小城的天空是辽阔的，人们的视野是广阔的。你随便站在某个地方，抬头就可以看到蓝天、白云，眺望那一幕幕清晰的山峦，更是层层叠叠，连绵不断，直到远方。

小城虽小，却有一份真实与可爱，它没有大城市的严肃和冷漠，更多的是人们之间的温情与友好。无论是你上下班，还是外出购物等，随处都能碰到熟人，有的是同在一个镇上的，有的是小学、中学的同学，甚至远方的亲戚。只要一见面，就会家长里短聊个不停，相互间分享着各自的快乐与幸福。它不像如今的大城市，人们的脚步总显得那样匆忙。

我喜欢小城，因为它没有大城市的繁华、喧嚣和拥挤，人们在这里简单、悠闲和轻松地生活着。但我的内心深处也总是感到，甚至有种慕名奇妙的担忧，现在似乎城市大了，人就小了，有时甚至是陌生了……

我爱小城岚皋，它不仅是我生长的地方，也是我儿时记忆的乐园，真心的祝愿小城建设越来越好，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甜蜜。

# 当父母没有父母的时候

叶佳

近几年，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相继离世，我的父母也老了。有时母亲会哭着说又梦见外婆了，父亲偶尔剃光了头还真像爷爷。血缘就是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不知道弗洛伊德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但无论如何，双亲离世，对每一个人都是人生必须应对的考验。有的人一出生，就没了爸妈，他的一生都在羡慕别人与抱紧自己中度过；有的人初为人父，和自己斗了前半生的父亲却突然离世，刚要试着和解不想却成了此生遗憾。

当一个人没了爸妈时，他过得再圆满，也永远身穿铠甲，暗夜垂泪。

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共有11个孩子，其中就有我的父母。当然，剩余的9位如今也没了父母。自此以后，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便没有父母在世时那样牢靠，有时是利益，有时是攀比，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儿孙，也变成了别人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。

奶奶在世的时候，爷爷时常会去镇上买鸡蛋。顶着烈日跑回来将一篮鸡蛋往案板上，一边擦着汗一边黑着脸就骂：“你怎么还不死？”奶奶只是笑着慢走过去揭开篮子，哎呀！除了安稳卧着的鸡蛋，还有一斤猪肉、两斤小蛋糕。

“老东西你骂吧骂吧，随便骂吧，不骂人他不舒坦。”奶奶笑着对我说，然后将一只小蛋糕塞进我的嘴里。

后来奶奶离世没几天，爷爷也走了。他每一顿饭都是开水泡馒头，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。他再也没有机会吃过一次鸡蛋羹，一个小面包。后来他改了话头，一边叹气一边还是骂：“哎，怎么不把我也死了？活在世上没意思。”

爷爷一去世，村里的许多老人都围坐在一起盘算，他们贴墙颤颤巍巍地坐下，啜摸着旱烟。

“又走了一个，按辈分也该我了吧！”

“你还差得远哩，按生日我排在前面的。”

“我都快84了，阎王爷该叫我商量事了。”

几位老汉争个不休，不知他们又是多少个人的父亲。

每一位老人的去世，就像是森林的一棵大树轰然倒下，它的种子被风吹得时远时近，也许后来都变成了参天大树，但要是谈起以前紧紧相拥的日子，便迎风呼啸地哭着说：“我们都是没根的孩子。”

外婆信佛，但不识字。念经时根本不看佛经，但内容她已烂熟于心，这件事多年以来我不敢相信，佛经那么晦涩的字，那么绕口的音，她是如何做到的，简直是奇迹。这件事我至今也没有搞懂，但可以说明的是，她身上有足够坚韧的品质遗传给了她的儿女。

我的母亲小时候被舅爷家领养，在城市长大，后来又辗转回到农村嫁给了父亲，即使有着这样的经历，她的性格中我时常能够看到外婆的影子。即使生活艰难，也要对子女包容、对命运说不。

外婆对待子女的感觉，很像是鲁迅笔下的女佣。不光是创造了鲜活的生命，还要让他们每一个都过得很好。外婆一旦知道哪个女儿经济紧张，她便拿出钱财支援一点；哪个孩子正在犯难，她便整夜睡不着觉。

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当我的父母依然被贫穷和苦难所围绕，并没有活成他们的父母所期待的那个样子时，逝者一点也不感到悲哀，因为他们早知生活的无奈和艰难，命运是个复杂的混合体，平平淡淡的总是大多数。或许每一个母亲都有这样朴素又美好的愿望，不求子女大富大贵，但求平平安安。

四位老人去世的时候，我的父母总是忙前忙后，神情疲倦。当他们跪在灵堂前号啕大哭时，我的脑海中总会浮起一个画面：一个婴儿在摇篮里啼哭，母亲急忙把在怀里轻轻地拍着后背，父亲慌忙拿出拨浪鼓凑到跟前，孩子的哭闹因这声音停了，眼泪仍巴巴地悬在眼眶。

那一瞬间我才明白，原来我的爸爸妈妈也曾是哭哭啼啼的孩子，也曾是由母亲十月怀胎带来世间的宝贝，他们也曾被疼爱、亲吻和拥抱，也曾是个单纯而又快乐的小孩子。

一个人出生时的啼哭，和亲人离世时的恸哭，是人生两场不需彩排的戏码。也许只有内心最本真的哭声，才能回溯起当孩子时被拥入怀的幸福。

今日，我的父母已然老去，他们为我的人生已经铺垫了太多，而如今依然铺垫着。年少时我曾顶嘴、叛逆，父母这也不许那也不许。当我真正做到自己做主的时候，反而没有感到自由的快乐。

每当我在新闻上看到有的孩子被父母训斥后想不开要轻生，我就会深深地同情和惋惜。古人说：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，你的人生可以是自己的，但你的生命是父母赐予的。想想，当一个人既失去了孩子又失去了父母，他的痛苦哪里是翻数倍的，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开之后，去到哪里寻找什么可以坚持活下去的理由，这该多可怜啊。

如今，我的父母已经没有了他们的父母，但我的父母还有我们的。而我们一长大，他们就注定无法永远年轻。



# 小城记忆

许昌林